

海南调动民企参与“造血式”扶贫

提升扶贫精准性和长效性,企业与贫困户双赢

新华社海口3月2日电(记者柳昌林、邓华宁)在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美台扶贫点,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公司种植的蜜柚一望无际,郁郁葱葱。公司负责人王中青说:“投身农村产业扶贫,公司发展的天地很广阔。”这有着丰富农业开发经验的民企,目前在全省规模化种植蜜柚、菠萝等水果面积超过2万亩,带动了大批农民增收。

近年,海南出台配套政策,调动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提升扶贫的精准性和长效性。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近千家长企业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惠及1000多个村组近万个贫困户。

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塑料桶中,饲养着手掌大小的“海南虎纹捕鸟蛛”。这些蜘蛛是当地产的毒蜘蛛,毒素经过提炼加工后,具有祛风湿、治疗瘫痪等多种功效,市场需求旺盛。五指山大山深处的一个山坳里,记者参观了佳裕生物开发公司建设的一个热带蜘蛛饲养基地。

基地负责人介绍,2016年基地参与政府推广的“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户”的生产模式,成立贫困户合作社,吸收44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蜘蛛养殖。企业与合作社签订了产销、养殖、收购等合同,在种苗、技术等方面大力扶持。通什镇的46户贫困户社员去年收益都不错,其中黄谢东一户养殖蜘蛛2300多只,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3.2万元。

目前,养殖基地已经招收了400多个农民,每天上班8小时,每月2000元工资。因为市场成长很快,公司打算再扩建2个厂房。公司承诺,合作社社员第一年分红不低于5000元,第二年分红不低于1万元,多种收入让脱贫致富指日可待。

“贫困户往往是致富能力不强、游离于市场之外的群体,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是规模化不够。”佳裕生物公司负责人梁鹤耀表示,“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为贫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激发了他们致富的

欲望,还能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海南省工商联秘书长黄琅说,以往民企多是捐款捐物“输血式”扶贫,现在力推“造血式”产业扶贫,这样更长效,具有双赢性、可持续性。

产业扶贫离开企业不行,可是单靠企业也不行。海南省各级政府按照国家的政策,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参与扶贫的优惠政策,包括信贷贴息、财政扶持、税收减免、优先保障扶贫项目用地等,大幅降低企业扶贫成本。

王中青说,去年临高县政府与公司洽谈,希望公司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波莲镇脱贫。当时公司董事会有顾虑,担心承担不了这个重任。波莲镇有850多户、3835名贫困人口,是有名的贫困村。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说,县里对波莲镇的脱贫方案进行了创新,建立政府、公司和合作社共同承担风险,利益贫困户均分的机制。政府将扶贫资金2300万元支付给贫困户,贫

困户将该笔资金委托公司运营15年,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贫困户。政府在贷款贴息、土地征集等方面给企业支持。

有了政府的支持,天地人公司去年租用了波莲镇80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市场旺销的红心蜜柚,今后规模要达到2000亩。波莲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已经获得土地租金、扶贫返还两笔收入,红心蜜柚种植后,还将获得打工收入和分红收益。

海南翔泰渔业公司从事水产养殖,连续几年销售额达10亿元,带动了3万多农民就业,其中包括500多户贫困户。公司董事长刘荣杰说,翔泰有5亿元低息贷款。利用这笔优惠的贷款,翔泰为4000多养殖户赊销鱼苗、饲料等农资,尽管翔泰每年承担了700多万元的赊账利息,但公司组织农户养殖有了稳定的货源,占领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农业风险大,农民资金少,低息贷款对脱贫攻坚尤为重要。”

去外地打工的媳妇回来了

黑龙江贫困户老齐被黑木耳改变的生活

新华社哈尔滨3月2日电(记者陈国军、王建)“媳妇又回来了,高兴!有干劲,有奔头啊!”面对记者的一串提问,齐金明两句话就将记者“打发”了,引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

2月底,小兴安岭南端的黑龙江省绥化县还是白雪皑皑,寒风刺骨。走进后头乡十五井村贫困户齐金明的新房,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照射进来,暖意融融。

坐到炕头上,齐金明打开了话匣子。

2010年,近50岁的齐金明看到村里人在外地承包金田挣了钱,直着急。他四处借贷,硬是在外地包了280多亩水田。不料,当年受灾,一下子赔了20多万元。

一屁股债,让齐金明心急上火,落下了高血压、心脏病。“自那开始,家里就没消停过。尤其是过年时,讨债的就像赶集一样,人都快逼疯了。”齐金明的妻子尤丽华一边说一边抹泪。

2012年11月,尤丽华狠下心投靠亲戚去济南打工。

媳妇外出打工,让齐金明多少有点像霜打的茄子。一个人住在歪斜破旧的泥草房里,靠打点零工和经营自家7亩地为生。

转机出现在2015年底。根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绥化县开展贫困普查,通过建档立卡,齐金明被认定为因灾、因病致贫的贫困户。

2016年新年刚过,十五井村党支部书记董敏就风风火火地找到齐金明,鼓励他种植食用菌黑木耳。

“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场地,怎么发展?”齐金明回想起包地的经历,打了个冷战。

“技术员从县里请,全程指导;你房前屋后这么大块地,不就可以发展吗?”董敏苦口婆心地说,资金可以利用县里的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每个贫困户贷款额度8万元,年利率4.35%,周期5年。

一场对话,点燃了齐金明通过种植黑木耳致富的希望。在县上、村里和技术员的帮助下,齐金明贷款5万元,买了3万袋食用菌棒,摆满了房前屋后。

看着齐金明忙得顾不上吃饭,董敏与尤丽华联系。“你们家成了扶贫对象,县里有优惠扶贫政策,但必须你回来一趟,才能享受政策。”

尤丽华又回到十五井村时,正值5月,黑木耳刚刚破袋生耳。“看着黑压压一大片木耳,感觉又有奔头,我就留了下来和他一起伺候黑木耳。”

笑容又写在齐金明的脸上。2016年,3万袋食用菌喜获丰收,除去成本,还纯赚了4万多元。“高兴啊,媳妇也回来了,外债也还上一部分。”

重燃生活希望的齐金明一不做二不休,在泥草房旁边建起了70平方米的新房。

齐金明说,政策好啊,国家泥草房改造补贴了1万元,县里给泥草房改造的贫困户另外补贴1万元;干部好啊,县委书记就来了好几趟,村支部书记还借给他2万多元。

“要是去年搞4万袋,盖房钱自己的就够了。”齐金明话音刚落,董敏就接过话茬说:“那今年就上4万袋。”

“不行!不行!”齐金明一边看着妻子摆着手,一边指着窗户后边一处低矮的泥草房说,今年他花2000多元买下了这处弃用的宅基地,准备用来种植黑木耳。

“还留一手?”记者笑着问道,齐金明哈哈笑了起来。那笑声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幸福。

“放羊娃”因“羊”而富 带动农户发“羊财”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曹国厂、骆学峰)陕北贫困山区曾经的放羊娃崔应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仅因“羊”而富,而且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10多个乡镇700多农户,养绒山羊10万多只。

现年43岁的崔应国出生在陕西省子洲县老君殿镇南瓜村,12岁就开始跟着家人放羊。16岁初中毕业后,开始了“职业”放羊生涯。然而,每天“紧紧跟着羊群转”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崔应国不甘心像父亲那样守着羊群过穷日子。他一边放羊,一边琢磨出路。

1991年,18岁的崔应国听说河北省清河县是全国出名的羊绒集散地,那里的人不仅依靠羊绒富起来,还把羊绒卖到国外。于是,他按80元一斤的价格“赊购”乡亲们1000多斤羊毛,到清河贩卖。在那个万元户还比较稀缺的年代,崔应国一次就赚了4万多元。

“当时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揣着羊毛款从清河返回老家的路上,我一路都提心吊胆。”崔应国说,他返乡后迅速扩大养殖规模。随后,他一边养羊,一边贩卖羊毛,往返于子洲县和清河县之间。

如今,崔应国在清河县建起了集绒山羊养殖、分梳、染色、纺纱、针织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式生产企业,拥有分梳羊绒、梳长绒、粘毛机、开松机等4项国家专利,还从清华美院聘请了设计师,组建了自己的设计研发团队,不仅在山东、河北、北京、上海等地建立36家专卖店,而且产品还出口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

致富之后的崔应国虽然已经落户清河,但他没有忘记家乡的乡亲。为保证羊绒产品质量,他投资2000多万元在清河县建起了160亩的优质绒山羊繁育基地,与陕西、河北的高校合作,将培育出来的优质种羊,送到陕北老百姓手中饲养,再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60元的价格回收羊毛。这种“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既优化了羊群质量,也带富了一方百姓。

目前,崔应国在陕西子洲县、靖边县十多个乡镇带动700多个农户,养绒山羊10万多只。“羊毛、羊绒、羊肉、羊皮全是钱,就连羊粪都能做有机肥出售。如果一家四口养100只绒山羊,一年可赚10多万元。”崔应国说。

“老君殿镇目前还有131户、222名贫困人口。”老君殿镇党委书记延洋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绒山羊是他们那里山区百姓脱贫致富的主渠道之一,崔应国不仅从养殖方面回馈家乡,早在2006年,他就为家乡捐资25万元,建设了一所希望小学。2007年开始,他每年拿出15万元帮助老君殿镇中学的贫困学生,奖励优秀教师;每年出资4万多元,为家乡养老院的30多名孤寡老人发放米面食用油等生活用品。2015年,崔应国被评选为“子洲好人”。

老区龙岩:『野人』下山记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巫奕龙)深山里,茂林修竹中,一座墙有裂缝的土房,几处随意搭建的木棚。就在这个没水没电的地方,闽西老区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村民陈荣生住了36年。53岁的他原本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让我来帮助你好吗?”漆黑的竹林里,龙岩挂钩扶贫干部刘永政对结对帮扶对象陈荣生说。“我帮你向政府申请经费重建山下的房屋,你下山来过好日子。”

按精准扶贫政策,陈荣生可得到3.1万元补助,建25平方米住房。在此基础上,刘永政捐资5000元,发动陈荣生兄弟姐妹等捐助,凑了约3万元,建了厕所、厨房等附属设施。

刘永政千方百计让陈荣生下山的故事传出后,许多人自发出钱出力,送衣被粮油。民营企业家林玉营捐助5000多元,为新房配齐了家具和液晶电视。

今年1月22日,陈荣生终于下山了,住进了充满爱心的新居。

下山1个多月,陈荣生逐渐适应了山下生活,但不时还会上山小住。刘永政意识到,要让陈荣生真正下山,当下最紧迫的,是让陈荣生掌握一技之长,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刘永政和驻村干部温宇弘出资让陈荣生养鸡,还找好了销路,但由于喂养管理不当,30多只鸡苗折损殆尽。

最近,刘永政又出主意,想让陈荣生种百香果。陈永生却说:“不能只帮我一个人,其他贫困户也要帮。”于是,在刘永政和驻村干部帮助下支持下,后田村扶贫种养合作社成立了,还注册了“陈荣生扶贫百香果”商标。目前陈荣生已受让3亩即投产的百香果园,村里其他贫困户也准备入社。

连日来,陈荣生在果园里锄草,产品还没上市,已被关心他的社会人士预订一空。

后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89年前,“农民知己”邓子恢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刘永政正在谋划租用陈荣生的竹林建红色培训基地,模拟再现后田暴动情景,聘陈荣生为野外生存拓展训练教官。

“这个项目万事俱备,就等荣生点头同意了。”与陈荣生亲如兄弟的刘永政说。

枣管饱,富靠人:“陕北枣王”科技扶贫路



▲3月2日,武子生(左二)在修剪枣树枝。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据新华社西安3月2日电(记者郑昕)“陕北枣王”“土专家”“枣树医生”“脱贫带头人”……这些名头指向的都是同一位枣农,他同时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他的科技成果,都在位于陕西佳县的30多亩红枣丰产技术示范点乃至全县逾80万亩的枣园里。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位于陕北黄河沿岸,气候条件适宜优质红枣生长。“只要树上有枣就饿不死人”,这是佳县老百姓的一句俗语。枣林沟、枣树坪、枣树梁等地名,就是世世代代佳县人把希望拴在枣树和红枣上的证明。

靠种枣维持温饱,这在当今已成问题;而靠种枣脱贫,则是这些年来当地群众的新需求。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这个民歌《东方红》的诞生地,红枣作为主导产业,少不了脱贫的“能人”,武子生则是这些“能人”中的名人。

记者见到武子生时,他正在合作社的有机红枣生产基地里给10多名社员授课。“别看现在是枣树休眠期,枝子剪不好,秋来别想打下好枣。”

喝着黄河水长大、如今50多岁的他,对红枣的感情深厚。凭着世代种枣经验加上反复实践,武子生年轻时就总结出管理窍门,自家枣园的产量和质量总是好于旁人。对此他并不守口如瓶,而是乐于把自己总结出的技巧传授给乡亲。在他的动员之下,他所在的武家峁村从上世纪80年代就新栽红枣1600亩,实现了全村耕地面积的枣林全覆盖。

武子生的“出名”还与一次病虫害防治有关。2013年,对枣树伤害极大的“绿盲蝽”虫害袭击佳县。“那年全县枣歉收,和绿盲蝽有很大关系。”武子生通过跟踪观察枣树叶片,不断找出办法,选择适合的农药和喷洒方法展开防治,取得不错成效。他也因此被县上安排为枣农进行技术培训,与佳县数千名枣农和周边的枣业大县共享“防病秘籍”。

摆脱了病虫害的威胁,武子生随后与当地红枣产业办、红枣工作站等机构共同开发了30亩的“强力降高型”丰产技术示范点,这种新技术将枣树的优果率提升1倍。到2016年,这一丰产技术已推广到全县8个乡

镇50个行政村的3万亩枣园,每亩能增收2000元左右,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的认证。

通过技术推广和虫害防治,武子生带动了神木县、佳县、临县(位于山西省)和吴堡县等黄河一线枣产区共5858户18750名贫困群众脱贫。

在产业化经营上,武子生于2007年就带领本村村民成立枣业合作社,注册“千年油枣”品牌,对红枣产品统一包装、统一标准,并建立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销售红枣。目前,这家合作社集科技示范、技术培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红枣基地,已累计为武家峁村增收300万元,直接带动村里32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现脱贫。

“枣子要卖上价钱,除了品种、技术改造,还要在深加工上做文章。我们已研制出红枣酒和红枣醋的技术规范,工厂也在建设。”面对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武子生觉得,只有紧跟市场,延长红枣产业链,才能在今后给广大枣农带来更大的收益。

三有村新“三有”:有房有业有医保

解码西藏首个易地扶贫搬迁点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薛文、白少波)初春,拉萨市曲水县阳光和煦,杨柳吐绿。拉萨河畔的三有村偶尔一阵爽朗的笑声,飘过白墙红檐,空气中弥漫着羊牛肉的香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烤羊头、炖牛肉。

2月26日,藏历十二月三十,全村700多名群众在自己的新房里,迎来搬迁后的第一个藏历新年。

三有村坐落在曲水县达嘎乡,是西藏首个易地扶贫搬迁点。新村里,黑白相间、特色鲜明的藏式楼房错落有致,水泥路铺到家家门口,户户房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一年前,这里还只是铁路边的一片乱石滩。去年3月,装载机、挖掘机、水泥搅拌车开进了施工点。从工程奠基、土地平整,到一座座院落落拔地而起,仅用了3个月时间,184户、712名贫困户就乔迁新居,成为易地搬迁首批受益者。

走进村民尼玛次仁的新家,藏式家具整洁地摆放在客厅里,藏柜上一盆菊花开得正

艳,卧室、厨房、储藏室加起来有140多平方米。尼玛次仁说,靠自己每年外出打工,恐怕二三十年也不一定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达嘎乡脱贫攻坚指挥部,为全乡311户1075名贫困人口,建了4种颜色的扶贫档案。达嘎乡乡长毛鑫告诉记者:“绿色为扶贫低保户,红色为纯低保户,黄色为五保户,粉色为一般贫困户。”

曲布村的扎西多吉61岁了,一辈子积蓄,因为女儿的一场病打光了水漂。“为了给女儿治病,卖掉了唯一的房子,还卖掉了牛羊,只剩下几亩地。”搬进新房后,他老感觉自己在做梦。

普琼是茶巴拉乡色麦村人,以前的房子建在山脚下,田地山坡上,全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方水土养不了一家人,不搬,哪来的出路?”

搬出了“穷窝”,如何拔掉“穷根”?尼玛次仁在搬进新家后,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曲水县借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对搬迁点规划了居住区、生活区、商业区、产业区,配套了

奶牛、藏鸡养殖、药材种植等产业,开发了商品房,让搬出来的群众有事干、能致富。

33岁的尼玛次仁如今当选为村临时党支部委员,负责管理奶牛养殖合作社。他说,83名群众在合作社就业,有稳定的工资。到年底,合作社经营收入,给全村分红,每人可得3000多元。

除了在家门口做事,村民们还通过培训,在县城或者拉萨的商场、医院、企业等,从事保洁员、销售员、驾驶员、保安等工作。

“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是贫困户最热切的期盼。”毛鑫说。

针对不少群众因病致贫问题,三有村建设了一个集医疗、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卫生室,配备了常规医疗设备,有丰富从医经验的医师定期坐诊。卫生室医生门丹蕊说,卫生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为重症、疑难杂症病人提供远程会诊。

此外,三有村每个村民都参加了医保,在哪一级医院就诊,都可以按比例报销。尼玛次仁说,去年姨娘治病花了6万多,全都报销

了。

居者有屋,勤者有业,病者有医,劳者有得。尼玛次仁高兴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村里人都脱贫了,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策。”

扶贫搬迁点从开建到建成新村,达嘎乡党委原副书记、三有村临时党支部第一书记索朗央吉和村里的党员们一起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组织群众培训就业,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成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当索朗央吉调离三有村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来送行,为她献上一条哈达。71岁的老阿妈娜多眼含热泪,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你这么好的姑娘,把大家当亲人一样照顾,能不能别走啊。”

拉萨市扶贫办主任李海云说,拉萨市在三有村建设过程中,坚持搬迁和就业同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构建企业、致富能人、合作社与贫困户利益联动机制,“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创造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新模式。